

# 《比刹那更短，比时光更长》（节选）

□包利民

一个寒夜的梦里，散乱的情节却温暖了一枕的冷清。醒来默坐，窗外依然是飘飞的雪和小兴安岭腊月的寒流，而心底却像落了一场雨，所有曾经的点滴片段，仿佛静静地滋润了一生的时光，从来不需要想起，却一直在心底盎然。

有时候，刹那间的一点光一滴暖，都可成为生命中永不消散的感动。

沿着时光的脚步追溯，我看到了最初的那个刹那。那个时候，刚刚从农村搬进城里，完全不同的世界展现在少年的我面前，便生出许多起起落落的黯淡心绪。或许是自卑心理的影响，在学习方面毫无优势后，便开始用偏激的行动来引起别人的注意。有一次和别人打架后，被老师在办公室门口罚站。当时心里正愤愤，老师教训了我几句，转身开门进屋时，我看见他嘴角扬起一丝笑意。门关上的瞬间，一句他和别的老师说的话从门缝挤了出来：“这孩子和我小时候特别像……”

那一刻，心上的蛋壳片片剥落如花。老师曾经那么多的严厉话语，那么多的语重心长，都不及这无意间的一丝笑意半句闲话。许多年以后，再见曾经的老师，已是垂暮老人，从没提过以前的事。或许他不知道，是他当年的微笑和话语，使一个叛逆的少年从此改变。在另一片海阔天空里，那点滴的感动与触动，洗亮着所有的黯淡。

短短的一瞬，影响着长长的一生。或许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着类似的情节，看似遗忘，却一直在散发着温暖与力量。就像落在心间不经意的一粒种子，不知不觉中已生长成郁郁葱葱的希望和美好。

就像一个朋友所说，一直自闭，一直恐惧，一直防备，这是她从小到大的常态，只因为她是孤儿。关于家，关于亲情，只是从书中知道概念，却无法理解其中的意蕴。就这样一直到高中，她几乎一个朋友都没有。就算别人善意地结交，她也是冷漠以对。那时班上有个女生是城里人，家境也好，对她也总想关心，可是不管多么真心真诚，她都不予理会，她只觉是怜悯。高三时有一天，那个女生找到她，之前女生好些天没来上学，女生深深地看着她，第一句话就说：“现在咱们一样了，我也成孤儿了！”

原来，那个女生的父母在一场车祸中双双身亡。朋友说，只那一句，就让她打开了心扉。并不是因为女生真的变得和她一样，而是女生眼中那一刻的真诚和失落，她不想别人和自己一样。就算是相依为命也好，反正从那之后，世界在她眼中慢慢地变换了，她知道了那些在亲情之外更多弥足珍贵的情感。

对于朋友来说，那个女生刹那的目光，穿透了所有成长迷茫的岁月，照亮了以后所有的路途。那短促的瞬间，像一只温暖的手，轻轻地叩开了心里那扇冷漠的门。

想起曾经写过的一件事，邻家大伯很健谈，可是每年中总有固定的一天，终日无言。后来我们知道了原因，却是久久震撼。他的父母都是聋哑人，有一年冬天，父母带着6岁的他去爷爷家过年。半路上，汽车忽然出了故障，慢慢地滑向山路下的深谷。车门无法打开，人们砸开车窗时，车身已经向下倾斜。大家纷纷挤向车窗向外跳，父母护着他拼命挤到车窗前，两双手将他推了出去。他回头看，父母眼中全是不舍和牵挂，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

从此，每一年的那一日，他都会禁言一天，用来体会父母当年的沉默无声，脑海里全是汽车坠崖那一刻父母的眼神与笑容。在生命中的每一个那一天，邻家大伯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怀念着那份爱与悲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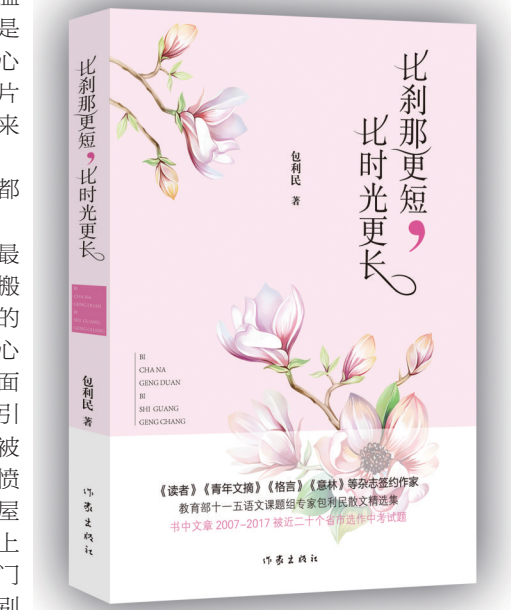
足够了，漫长的岁月中，哪怕有过一个能融入我们生命的刹那，所有的日子便都有了意义。不管风雨起落，长路长夜，那份感动，那份爱，都会延伸向永远，成为念间最美的心灵家园。

回望十几年前，自己翻译的《小王子》，感触良多。当初，在中国，《小王子》还没那么多译本，小王子的世界，也远没有今天那么热闹。可今日重读《小王子》，我惊讶地发现：小王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单。

回想《小王子》诞生之日（1942年），二战还没结束，整个世界炮火连天，朋友还在被德军占领的巴黎“忍饥受冻，正需要安慰”；小王子正是在这样的严酷背景下，空降撒哈拉沙漠，不声不响，牵着他的羊，捧着他的玫瑰，约上他驯养的狐狸，悄悄来到人间，将自己拥有的全部唯一，与孩子们分享，无论现在或曾经的孩子——“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孩子，只是很少有人还记得这一点”。

其实，很多人都还记得，就像记得自己曾养过一只狐狸，拥有一朵玫瑰，只是不小心将她丢在了时光里——读、译《小王子》都需要时间与岁月。时至今日我才会到，《小王子》中的一句话，或一个词语（尤其是动词，如perdre,apprivoiser），就好像一种不知名的动物或植物，一直在荒凉沙漠中缓慢生长演变；你以为“时过境迁”，她却在夜深人静时，或从纷繁、忙碌的生活里，忽然找上门来，“纠缠”你一辈子；直到有一天，你发现原来不是她缠住你不放，而恰恰相反，是你自己被世俗纠缠而不自知，关键时刻，她救你来了；至少来探望你，或彼此探望，像个老朋友，看看这么多年过去，彼此都变成什么样了。

放了十几年看过去，我才发现，原来在《小王子》的世界里，没有“时过境迁”——人类社会千变万化，千姿百态，玫瑰还是一朵，狐狸还是一只，小王子只有一个；



## 花开从一粒种子开始

从记事起，父亲就去房后的那片坡地上刨树坑，或是午间太阳最毒的时候，或是黄昏的斜照里。那片坡地寸草不生，是极黏、极硬的黄土，就像村庄绿色大地上的一块疮疤。当时我以为父亲在那里刨坑是为了栽树，可是当坡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坑时，父亲却又提着柳条筐去大地上装土，然后把坡上的那些坑填平。

几乎每一年，父亲都在重复这一过程。就像那些田里不知疲倦的庄稼，岁岁往返着枯荣。也不知过了多少年，我从一个懵懂儿童长成了少年，而那坡上，也已是绿草如茵。此时的父亲，依旧刨着坑，看那些最新鲜的泥土已泛出黝黝的黑色，也许，可以栽树了吧！当父亲把那些树苗栽在坡上，那一片幼林立时摇曳着一方新绿。

我问父亲：“你在这里刨了那么多

年，就是为了栽上这些树？”父亲露出最舒心的微笑，说：“是啊，就是为了这些树啊！”我很是不解：“那么多地方可以栽树，为啥偏偏选这个坡？你要是栽到别的地方，那些树早长成大树了！”父亲将目光投向远方，良久才说：“咱们家在这儿已经生活四代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爷爷就常念叨着，说这个坡上要是有些树就好了，就是一个很好的埋骨之地了！”我忽然明白，正是爷爷的话，让父亲的心深深植下了一个信念，他才能年复一年地挥锹抡镐，把黄土变成黑土。

那个时候，由于家境的贫困，我曾几度想放弃学业，和父亲在那块黑土地收获微薄的希望。只是父亲从不点头，一次次把我赶回学校。最后一次，面对态度决绝的我，父亲没有挥起他铁硬的巴掌，他拉着我来到那片坡地上，指着西南的方向，说：“你爷爷埋在那里，我爷爷也埋在那里，我们这三代人都在这里刨食，以后我也会埋在那里，可我不想一代代的人都困在这里，我已经出不去了，我只能把你爷爷心里想的事去办成。我不想你和我们一起，不想以后你对你儿子说出我今天说的话。回去上学吧，这里给了你想要的，也给了你想要的！”

就是那样的一番话，让我彻底放弃了辍学的念头，而且在求学的路上经历那么多的艰难，也没有轻言放弃。爷爷已经看不到那片长满绿树的坡地了，我不想父亲也看不到他所希望的那一天。那些年，在外地上学，找工作，成家，漂泊辗转之中，在心底最深的角落，总有一种希望在温暖着我，哪怕身处最黯淡的际遇之中。

多年以后的今天，走过那一路的风尘，终于让生命有了自己的亮色。就如老家后面的那片坡地，最终成了绿树浓荫的天堂。那种改变是父亲一锹一镐的努力，是爷爷当年留给父亲的希冀。就如我的今天，正是有了父亲当年的殷殷期盼，我才有力量去凿穿头顶的黑暗，哪怕再艰难，也从没放弃过努力与希望。

是的，我的生命已经开出了属于自己的花朵，而这花朵，源于当年父亲种在我心底的一粒种子。和父亲再次漫步于坡地的林中，看那些高直的树干刺破蓝天，那份感慨无以言喻。树们正年轻，葱茏着爷爷当年的梦想，而父亲却是垂垂老矣。他的生命也曾开出过花朵吧，还有什么比这一大片林子更能让他的人生灿烂无比呢？他的那朵花，是爷爷播下的种子。

父亲看着我的目光满是欣慰，仿佛我的一切，才是他生命中最美丽的花朵。真的，有时候，自己的生命能否开出花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给别人的心里撒下希望的种子。只要用心去呵护，那种子总会开出花朵来吧！在这世界上，只要种子不怕被埋没了，哪怕时间再久，也会破土而出，发芽拔节，所绽放的，即使不是最美的，也该是最芬芳的了。

（摘自《比刹那更短，比时光更长》，包利民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

太阳渐渐暗淡，半浸在海里放着暖暖的红光。海面极平静，青翠的小岛点缀着空间，见不出海的广阔。于是，这里倒像风景画里深蓝深蓝的湖，钓不到鱼。古月说这季节该钓到黑鱼。他声称自己最擅钓鱼，海里的鱼儿都愿往他钩上碰。显然吹牛。古月有些恼火，将半桶海红砸得稀烂，一把一把往船周围撒。我诧异地望着他，不知他为何这样对待我的劳动。

“这叫诱惑。”古月神秘地说，“女人经不住诱惑。黑鱼也经不住诱惑。”

然而黑鱼没受诱惑，就像有时女人也不受诱惑。古月直嚷见鬼了。我却不急，超脱地观赏风景，此时，岛上的山峦已有了几层颜色：山坳灰蒙蒙的；岩壁呈紫色；接近山顶的槐树、榆树，树梢正沐浴着最后一抹霞光，金绿金绿，竟如春天初萌的嫩叶。山的倒影映在碧澄澄的海水里，又如神仙随笔泼下的墨画。全部景色凝结着恬静，于是有了蜜汁一样的甜美。古月一手摇橹，一手擎鱼竿，在我脑中唤起“海岛小渔夫”的形象，可惜年龄大了几岁。又猜想海底的黑鱼们，正急急吞食着“诱惑”，却狡猾地不去碰他的鱼钩，我不禁哑然失笑。

正焦急时，古月看见礁石那边摇来一只小船，上载两个老头，也是钓鱼的。他低声说：“老家伙钓到的了！咱们也过去。”船驶向礁石。古月高呼：“那边有吗？”回答：“没有！”两船相交时，古月不信任地朝船舱窥视。摇橹的老头道：“伙计，把篓子给他看看。”另一老头就拿起盛鱼的篓子，对古月晃晃，空空如也。

“回吧。今年的黑鱼成精了，钓它不着。回吧！”“你还能钓鱼？”古月藐视地道，“等我过去看。”摇橹老头笑道：“看也白看，除非有你爹的本事。俺可要回家了。拜拜吧——”

老头出口一句英语，叫我大吃一惊。随即想到，是电视电影的影响。但老头学时髦话，却极富于幽默感。随着扳橹的节奏，老渔民开心地念叨：“拜拜吧——拜拜吧——拜拜吧——”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含混，终于消失在浓浓的暮色中。

古月把船摇到礁石旁，下了鱼钩。他咳嗽一声，道：“那老家伙钓鱼最臭。老人都说他笑话：有一回下了钩，摇着橹慢慢走，一天钓了一条鱼。拉起钩子一看，你猜怎么着？鱼都在海底拖死了！”

我忍不住大笑。

“没人肯和他钓鱼。就我爹肯。我爹活着那会儿，是岛上公认的钓鱼高手！带着那么个累赘，一晌午两人还能分得十几斤鱼。老人都说我爹的眼能看见海底的鱼。我也相信他有些特异功能。”

“你爹怎么死的？”

“钓鱼淹死的。”

我很奇怪，让古月讲讲他父亲的故事。他父亲自小在大连学生意，所以不会游泳。回到岛上，他在队里当会计。摇得好船，钓得好鱼，就是不会游泳。他老想学，可老没学。有一年过年，古月舅舅来喝酒，喝醉了，反复念叨：“怎么不会水？怎么不会水！怎么不会水？怎么不会水！”舅舅走后，父亲很悲伤。他说：今年一定要学了！春天，他到浅滩蹚蹚，说水太凉。初夏，他却淹死了。

“人的心理很奇怪。长大了，我琢磨，慢慢明白爹心底里有一种恐惧——对水的恐惧。”

我瞅他一眼，他满脸沉思的表情。我想：现在，古月是作为一个大学生思索父亲的死。我静听着，企图进入渔民的心灵世界。

“渔民其实是最怕水的。他们得益于海，也受害于海。‘三年自然灾害’，岛上没人饿死，海里有的是吃的。可是，每年都有渔民在海上遇难。他们面对的自然灾害，不是三年，而是三十年、三百年……他们永远处在自然灾害的威胁中。”

我懂得，古月力图描述渔民潜抑的心理状态，然而，我更希望古月讲讲他父亲。

天已黑了，礁石变成一群狰狞的怪物。岛子灰蒙蒙的，仿佛被一团浓雾罩住。没有钓到鱼，但我们还钓。肚子不觉得饿，心思也没放在钓鱼上。远处，庙岛内烁着粼粼的灯光……

“人死前，会有预兆。”古月说，“你相不相信？”

我将信将疑。

“我父亲死前就有。那年我六岁，记得事情了。那天早晨，我们全家一起吃饭，父亲老讲老讲……”

“讲什么？”

# 王以培和他的《小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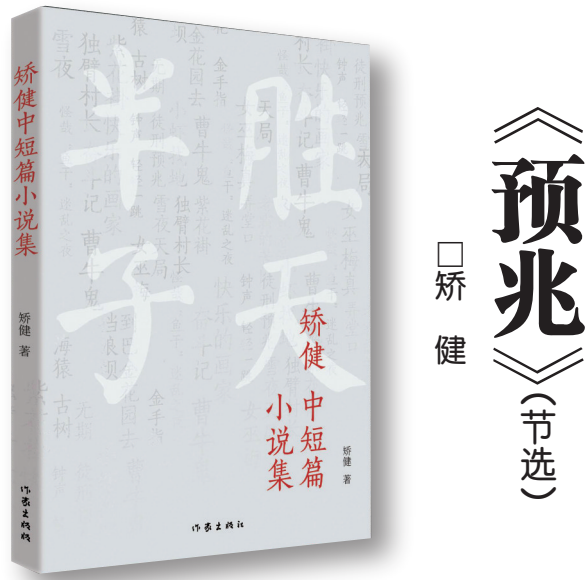
□戚 亚

上面的数据意味着什么。《小王子》目前已成为公版图书，市面上售卖的中文译本不下十几种，面对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没有依靠夸张的宣传，作家社这版“悄悄上架”的《小王子》，有如此销量，实属不易。

翻译作品本身，与译者自身有着很大关系，且不说学识和语言能力，单是个人的经历，就会对作品本身产生巨大影响。历经了十几年的沉淀之后，王以培在前作的基础上做出了大量修改，他有能力将汉语和法语的魅力合二为一，并将自己的人生感悟融进其中。所以，翻译的作品很难以某一版本作为所谓的认证和权威，王以培的《小王子》，胜在译者自身的谦卑与虔诚。

人人都可读《小王子》，孩子们读的是故事，成年人看到的却是自己。我很庆幸，在成人时，能够重读《小王子》。他那样似荒诞的疑问，恰恰是已经成年的我，最无奈、也无力去改变的现实。我曾经是小王子，也曾扮演过国王、商人、对他人的赞美疯狂渴求，日复一日地固守陈规，就这样成为了曾经的自己理解不了的人。很遗憾，我们只有在长大后，才能理解小王子的孤单。这过程不可逆，而莫大的幸运却是尽管小王子依旧孤单，他却有了更多人陪伴。

小王子诞生之日，是70多年前的1942年，“二战”的关键时期，而书中的内容却奇迹般地当下毫无违和感，无论是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流离



□矫健

“他熟悉的人怎么死的！”

古月至今还记得父亲讲的话。他先讲邻居张大老的死。张大老和他同岁，两人交情不错。他指挥一条渔船，常出远海去打鱼。有一年遇上大风，船在归途中遇难。只有张大老抱着一块船板漂回来。可是岛周围都是浪，他怎么也靠不上岸。全村人都跑到海边上，眼巴巴看他在海里挣扎。那时候放一条船下去，船就会像人一样无法靠岸。他老婆孩子哭得惨人，被男人们捂住了嘴。最有经验的老人在岸上指挥，让他绕着岛转，试着找个浪小的地方靠岸。张大老那年二十九岁，是一条何等精壮的小伙子啊！他抱着木板顶着骇人的浪涛，绕着岛转啊转啊，硬是一点一点耗尽了力气。他的脸死白，嘴一张一张，眼睛死死盯着面前的小岛，盯着家人乡亲，却无力再靠近一点。海浪时而把他抛起，时而将他吞没，像猫玩弄一只它即将吞食的老鼠。张大老不肯放弃近在咫尺的生机，拼挤出身上最后的力气，缓缓地绕着岛转。天将黑，他回头看了一眼茫茫的大海，顿时丧失了信心，再也游不动了。人们眼看着他越漂越远，最后被巨浪吞噬。海边一片恸哭。

“他一下子软了，好像叫人点了穴眼——我爹就那么说。”

古月父亲接着讲婆婆之死。婆婆是村里辈分最大的人，但大家一辈子叫他小名。他好乐，爱唱旦角，女里女气的，常惹人笑。他死在宝塔礁。宝塔礁在岛东十八里的海面上，上窄下宽，三丈多高，方方棱棱一块火成岩。他去宝塔礁一带捞海参、傍晚，海水发疯一样涨起来！他连惊带吓，不知怎么爬上了宝塔礁。人们都说这事邪门：宝塔礁光溜溜的，不可能爬上去。可是发现他时，他偏偏在塔尖上坐着。从没有人上去过，婆婆上去了。大家想尽办法就是没招儿救他下来。婆婆在礁顶说：“你们别忙活了，我是得罪海娘娘了！”于是他向海娘娘赎罪：站立在礁石上唱戏。他老婆一天三顿往宝塔上扔馒头，许多馒头都落到海里去了。他就那么站着，对着大海唱呀唱呀，一直唱了三天三夜。人们说，且角咿咿呀呀的细声最后在他嗓子里变作牛吼一般动静。然而他还是下不来。本来，有他媳妇扔着馒头，他怎么也能多活几天。可是他忽然疯了，在宝塔礁上狂奔乱跳，嘶哑地喊：“海水涨上天啦！海水涨上天啦！”他扭动身子，两手在空中乱抓，大嘴一张一张，好像咕咚咕咚地喝水——完全是溺水者的动作！最后，婆婆头朝下，直直地跌下海，脑袋撞碎在乱礁丛中……

那天早上，父亲净讲这些事。讲完张大老讲婆婆，讲完张三讲李四。古月记得非常清楚。最后妈妈火了，把筷子一摔，道：“你还让不让人吃饭了？弄得人心惊肉跳的！”父亲再没说。吃完饭，一声不响拿着鱼竿走了。不久，有人报信！他淹死了。

“你父亲是怎么淹死的？”

古月说：那也是很奇怪的事情。他刚刚把船摇出五六丈远，弯腰整理鱼线，忽然船一侧，人栽到海里去了。当时海边有许多人，眼睁睁看他栽下去。海从没那样平静过，说不出的平静。水也不拖，他两只手时时伸出水面乱抓。立即有人跳下去救，可是还没上来人已经死了。

就那么平平静静地死了。

（摘自《矫健中短篇小说集》，矫健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



“对以培最初的印象，是个单纯的诗人；直到有一天，他拿着小说《烟村》再次找到我，令我惊奇不已，再后来，他的《敦煌繁露》《立体几何》，他译著的《兰波作品全集》和《小王子》逐一呈现在我眼前，我真想象不到，这是我所熟悉的王以培。近几年他又将中国元素融入到作品中，创作出了很多具有独特魅力的充满中国传统文化寓言童话故事，我期待着他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王淑丽的一番话，正好解释了王以培为何可以扮演本文开篇那么多的角色，而且个个精彩。不断地积累和思考，是王以培能够推陈出新的根本，这应该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在2017年冬季于河北唐山西缸窑二小和苏州新城花园小学举办的两场活动中，孩子们的热情和学校老师们的认可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了王以培的功力。他每一场演讲的内容从不重复，他能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孩子们愿意听，老师和家长们也都非常赞赏，他激动时能从两米高的演讲台上跃而下，他对文学的热爱，早已越过了高等学府的三尺讲台，飞到了普通孩子们之中。

小王子的个子很小，可他的身影却已走遍了世界，喜怒哀乐，均在小王子清澈的眼眸中变得轻飘飘，好像被那些携小王子飞来飞去的鸽子带走了一样，渐渐地不那么重要了。不如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心境，和王以培一起，作为对他十几年前初心的献礼，或是带着他多年后对语言文化的自信，敞开心扉，“以最虔诚的姿态，迎请小王子回归，去浇灌心中的玫瑰”。

王以培的责任编辑王淑丽曾说：